

三味书屋

八方遍传迦陵音

——读《红蕖留梦》有感

戴骏华

古往今来,有的人因传奇经历而闻名,有的人因学识涵养而显世,叶嘉莹兼而有之,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穿裙子的“士”,其道德文章被人津津乐道。今年恰逢叶嘉莹归国执教40周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由她本人口述、张侯萍女士撰写的精装增订本《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往。这部用人生体验创作的传记共分8章,图文并茂,囊括了人生传奇、研读治学和师友交游等方面,通过个体经历来追索时代脉络,立体式展现了近百年的生活图景以及精神迁徙与品格持守。语言淡雅而隽永,散发着浓郁的人文气息。

书名出自叶嘉莹的《浣溪沙》词:“红蕖留梦月中寻”。她生于荷月,小名为荷,荷又名芙蕖,遂以“红蕖”为喻。而“留梦”是指对如梦往事的追忆。叶嘉莹教授有写诗填词的习惯,许多往事常借助一些诗词旧作而起,也就有了副标题“谈诗忆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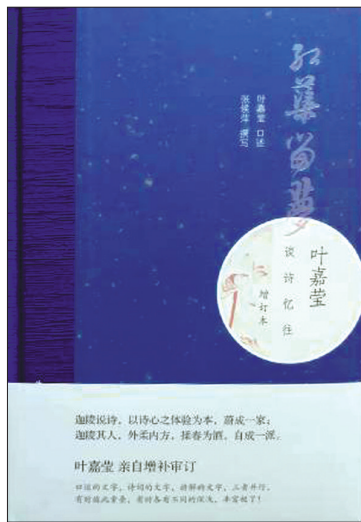
叶嘉莹,号迦陵,本姓叶赫那拉。辛亥革命后,很多旗人改为汉姓,其家族取姓氏首字,改姓叶。迦陵受家庭熏陶,自幼酷爱诗词,她的天分被长辈发现并加以引导,后在恩师的鼓励下,“别有开发,能自建树”,诗词成了她一生的挚爱。“回想

我平生走过的道路,是中国的古典诗词伴随了我的一生。”其实,诗词不单是寄情之所,她更是融于其中,物我两忘。“诗词”与“忧患”,堪称她的人生关键词,“我在忧患中走过来的,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只有高洁的心灵才可应接澄净的诗词,迦陵对诗词的爱好与体悟,如同出生生命的本能。从儿时的兴趣,到终生为之奋斗,古典诗词所蕴含的力量,使一个承袭“旧道德新知识”的女子略过悲痛与挫折,用生命来书写诗篇,用生活来实践诗篇,诗词的研读、创作与教学,贯穿其人生轨迹。其中的意趣与选择以及透露的情怀,互为补充,和传统的“志于道”精神相契合。

《论语》是叶嘉莹父亲教她认字开蒙的教材,她始终记得其中的海喻:“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70多年来,叶嘉莹在海内外多所高校授课,引领学生沐浴在唐风宋韵中,为古诗词接续新生命。她曾说:“我命运坎坷,饱经忧患,平生从未曾萌生过任何成名成家的念头。我只是一个从幼年时代就对古典诗词产生了热爱,并且把终生都奉献给了古典诗词之研读与教学的工作者。”迦陵讲授诗词没有陈词滥调,往往有感而发,旁征博引,别开生面。不仅带给学生美的享受,而且独辟新境,让言外之意

“活”起来。“我亲身体会到了古典诗词里边美好、高洁的世界,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我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让大家能走进去,把不懂诗的人吸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所要做的事情。”迦陵将西方文论引入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以宏观的学术视野,形成了以“兴发感动”为核心的文学理论,将诗词的产生、发展过程,视作“生命”之流,探寻其中的美感。旧学融新知,“体大思精,目光贯彻古今中西”。叶嘉莹认为中华诗词需要吟诵,她曾整理出自己吟诵的资料,希望像歌曲一样留给后人。虽然无法统计叶门桃李的数量,但很多人确实因叶嘉莹而步入古典诗词的美妙之门。

“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迦陵的这首七绝,表达了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与艾青的《我爱这土地》殊途同归。1948年,迦陵离开大陆,转往台湾,后又到加拿大任教。1974年,她获得了回国探亲的机会,游目骋怀,“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无论身处何地,迦陵难以割舍爱国怀乡之情。颂其诗,读其书,想见其人。1979年,迦陵第一次站在南开大学的讲台上,由此揭开归国执教的序幕,“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叶嘉莹教授自1993年捐出90万元退休金,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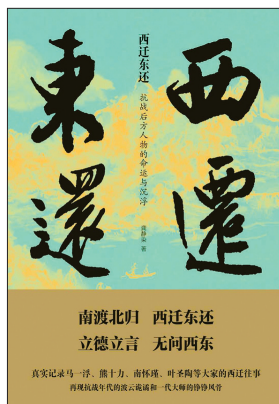
今年95岁又捐献1711万元,目前已累计捐款3568万元,用于古典文化的传承与研究。这位诗词世界的传灯人,平时生活朴素,其拥有的孔颜之乐,令无数人动容。

“寂寥天地有知音”,叶嘉莹于追述及抒怀间,传递着人生的充盈。在这部口述传记中,迦陵多次提及最敬仰的恩师顾随先生。顾随先生讲课由表及里,生动深刻,注重书外功夫。迦陵得此良师引导,得以探寻神秘多彩的诗词王国,似海思恩,念念在心。《红蕖留梦》中,迦陵同样以洋溢的诗情感念故旧之谊,赵朴初、程千帆、南怀瑾、冯其庸、饶宗颐,这些推心置腹的师友,早已经受过时间的考验。迦陵在南开大学任教期间,还与著名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有着20多年的交谊,互以诗歌唱和,堪称一段佳话。

千年传灯,日月成诗。“诗词的女儿”如今满头银发,仍然身影素雅,以脱俗的神态和坚韧的毅力,为古典诗词做美好的注解。

荐书

《西迁东还》



作者	龚静染
出版	天地出版社
日期	2019年9月

抗战时期有关昆明西南联大的文人轶事传播甚广,相比之下,武汉大学西迁到乐山,虽然也有大量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却没有前者那么大的传播力。龚静染的新书《西迁东还》讲述的就是武汉大学的十几位民国大知识分子在1938年至1946年从湖北西迁至四川乐山过程中的各种往事。

在乐山五通桥长大的作家龚静染,遍查各种资料和档案,以马一浮、熊十力、叶圣陶、朱东润、南怀瑾、程千帆、程千帆、南怀瑾、冯其庸、饶宗颐,这些推心置腹的师友,早已经受过时间的考验。迦陵在南开大学任教期间,还与著名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有着20多年的交谊,互以诗歌唱和,堪称一段佳话。

千年传灯,日月成诗。“诗词的女儿”如今满头银发,仍然身影素雅,以脱俗的神态和坚韧的毅力,为古典诗词做美好的注解。

《如果天空不能用来飞翔》



作者	张向阳
出版	中国戏剧出版社
日期	2019年6月

的演技,让剧评有了更多发挥的空间,也让一出戏有了更完美的结局。张向阳在所谓放大和缩减的时空幻觉里,完成了想象力的扩容,完成了创造力的迸发,完成了艺术生命的重生。

张向阳曾创作大型话剧《四世同堂》,获得过国家艺术基金。她以话剧的形式再现老舍的经典作品,原汁原味还原了北京地域传统文化,再现了老舍深厚的生活积淀和语言真味。她对波兰戏剧亦情有独钟,认为波兰戏剧向来强调剧场和教堂具有同样崇高的地位。她还是“林兆华戏剧邀请展”的策划宣传。多重身份的张向阳,用行动证明着自己对戏剧的痴狂。

在戏剧评论著作《如果天空不能用来飞翔》中,她能抓住一部戏的魂魄,也能抓住一部戏的漏洞,她能发现一部戏的美丽,也能发现一部戏的深刻。她的剧评如同经典的戏剧一般,扣人心弦同时打动人心魄。(推荐书友:郑从彦)

《图画如历史》



作者	陈葆真
出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19年7月

比如,关于大英本《女史箴图》,陈葆真认为,要确定这件作品“是”或“不是”顾恺之所作,必须从它的表现特色和绘画风格来论证它与顾恺之的时代有怎样的关系。如果是真品,那么是在什么时空背景下完成的?顾恺之为什么要画这么一件作品?这件作品的图像意义是什么?几番斟酌,陈葆真推测其为唐末到北宋前期的摹本,依据就是与当时历史事实不符的几处破绽。通过这样的研读,读者得以接触这段时期的政治格局、宫廷礼仪、民俗风情等相关内容。

图画是无声的证人。但这位证人的证词并非直接表达,它需要通过专家的解读,来获得有时连画家本人都没有意识到、无意中流露的东西。因为是宫廷绘画,有时是“形象工程”,图画描摹的事物可能并不那么牢靠。比如,作者提到隋文帝、后周武帝、陈后主、隋炀帝等皇帝的肖像,与史载皆存在差异,显然已经过画家的修饰或美化。这些问题亦是所有历史研究要面对的。(推荐书友:林颐)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

品鉴

“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

——读陈大康《荣国府的经济账》

车厘子

我很少看解读《红楼梦》的书,恰与市面上充斥着各类解读《红楼梦》之书这一现象形成反差。物以稀为贵,再好的东西,量一多就相对贬值。解读《红楼梦》几乎没什么门槛,任谁都可以上来对《红楼梦》说上几句,当然出书也容易。然而解读者的种种主观臆断,使得此类书的内容往往呈现出郭书燕说、张冠李戴的滑稽面貌,即便是成名已久的人物,解读《红楼梦》时也会闹出不



少笑话。《红楼梦》包罗万象,对其解读自然也可以从“万象”着手。宁波有一位老专家从纺织服装的角度解读《红楼梦》,很有见地。而读上海陈大康老师的新著《荣国府的经济账》,更令我耳目一新,由衷佩服。书名已经点出主旨,围绕“经济”解读。经济角度以前常被红学研究者所忽视,大概因为多数人看待这部小说习惯留在儿女情长、风花雪月的层面。然而“经济”这事有点像空气,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缺少不了,用《荣国府的经济账》中画龙点睛的一句话描述就是“须知再清雅飘逸的精神生活,也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撑”。不过,熟悉《红楼梦》的读者想必都知道,男主角贾宝玉平日最害怕听到的偏偏就是“经济”二字。

《红楼梦》第三十二回里史湘云劝贾宝玉:“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没想到宝玉立刻反唇相讥,“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并且形容湘云的话是“混账话”。第六十二回里林黛玉对贾宝玉说,“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宝玉听了却笑

着说,“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这句话其实是有损贾宝玉形象的,尽管我们不能苛求他成为贾府的顶梁柱,但连林妹妹都在留心经济,而作为家中仅剩的嫡子,却说出这样没担当的话来,简直是没心没肺。换言之,贾宝玉是一个只想享乐、不想管事的纨绔子弟。那么,他不想管事,就得有人管事,偌大一个荣国府,正是由贾政、贾琏等通常我们解读为俗不可耐的人物管着。试问,如果没有父兄的经营支撑,又何来宝王安坐家中及时行乐的福气?套用当下比较流行的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荣国府的经济账》分为八章,单从章节标题看,有一半直接涉及经济问题,分别是第一章“黛玉家产之谜”、第四章“围绕月钱的风波”、第七章“荣国府的经济制度与管理机构”、第八章“荣国府经济体系的崩溃”。最后一章分析贾府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特别强调了乌进孝缴租这一经济层面的事件。我读这一章时颇觉似曾相识,后果然找出作者陈大康在2017年7月12日《文汇报》“笔会”版上发表过的《乌庄头缴租背后》一文,可见作者特别重视“乌进孝缴租”一事,认为是“考察荣国府经济状况的重要参考样本”。

一说到“参考样本”,统计学的意味就出来了,这恰是本书最大的特色之一。须知陈大康老师虽是华东师大的文学博士并留校担任过中文系系主任,但他本科却是复旦数学系毕业的,文理俱佳的知识结构,毫无疑问让作者具备了一般文学者难以企及的数学素养,由此他独辟蹊径,将这件“利器”运用到《红楼梦》研究中。

书中还附录了《从数理语言学看后四十回的作者》和《“红楼梦”成书新说》难以成立》这两篇陈大康早年的红学论文,他在序中自言,早在1983年就“开始了对《红楼梦》的统计工作,统计对象是全书的72万余字”。而且由于当时计算机在国内尚未普及,他的统计竟纯靠手工操作——单是这份“冷板凳”精神,已足以令当今许多学者汗颜。经过研究作者进一步指出:“《红楼梦》中不仅有大量的前后左右可相互照应的经济数据,而且它们虽散见于各情节中,却非孤立状态式的存在,而是附着于作者描写的经济管理制度与管理机构,一起构成了经济体系。”这样的解析,逻辑缜密,鞭辟入里,确是令人信服的学问。设若曹雪芹泉下有知,当不复有“谁解其中味”之叹。

挽歌, 逸远忧伤。70万字的容量才配得上《伊斯坦布尔三城记》,历史仿佛倒带的胶卷,在眼前掠过,光影流年,一眼千年。每个月,读一些大部头吧,你会觉得,怎么才读了这么点书,时间就在书页的哗哗声里翻走了,日子紧张又活泼。林林总总,今年家里又多了千余册书。有人问:“这么多书,你都读了吗?”这类问题其实没必要。图书,只是为了营造自我天地,营造独属于我的“场”。随手捡一本书,就能开启一次旅程,有时简短,有时漫长。那些暂时没有携带的“行李”,也是我“家”的组成部分,尽管有些大概永远只能作为“砖瓦”。可是,有它们在,会觉得安心满足。

无法踏足世界的每个角落,所有的未经之地给予的期许,让我们一次次出发。

书人茶座

这一年的“行囊”

林颐

书籍于我,是人生路途的伴侣。幸而有它们,朝夕同笑,风雨无碍,把日子过得满满当当。我愿把时间都交给它们,可惜,全部活在书里的念头,只是一种痴想,更何况书山书海,谁能到达尽头?

因此我们总会有取舍,总是因为有喜欢,有期待,我们才会被吸引。现在的书确实越做越漂亮了。博里亚·萨克斯的《乌鸦》,手工精装黑布封面,高级的黑卡纸,特制毛边绒线就像羽翅拂过手心;卡尔文·汤姆金斯的《杜尚》,苔藓绿的布封,简雅的字,侧边切口印了签名体的“Marcel Duchamp”,别出心裁。也有些书,初看封面并不惊艳,翻开才会发现做书者极其细致

的用心。《观看的技艺:里尔克论塞尚书信选》,书如其名,字体、版式和附图的“三折画”打开方式,匠心独具,创意十足。《东京老铺》《鸟瞰古文明》《在他们消失以前》,以大幅高清图、插画与摄影,带来一流的视觉效果,感染力非凡。作为颜控,对书的一见钟情,首先来自装帧设计。不过,除了“美色”,“内在”也当优秀。上述书籍全都秀外慧中,《杜尚》堪称传记典范,它把个人艺术生涯与现代艺术发展的轨迹紧密结合,并且呈现出作者精湛的鉴赏力与辨析力。《鸟瞰古文明》复原了古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迦太基等古代城邦的伟大建筑,风沙吹回了山丘、平原、宫殿和神庙的名字,与之牵连的故事唤醒我们的记忆。

书籍作为载体,文字的品质是其最根本的。我有个习惯,睡前爱读小闲书。《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中,佩索阿化身诗人“冈波斯”,去往远方,去尝试、去冒险,满怀激情地书写。《生活研究》里,罗伯特·洛威尔沉淀了愤怒,从控诉社会转向更私密的内心探索。诗人以梦为马,以笔为桨。我在幽暗的灯下,读几首诗,然后睡去,或许也有哒哒的蹄声或潺潺的水音,悄然回响在我的梦中。又或者,读一些散文随笔,日常化的笔调,清淡绵柔,安抚惫懒的身心。在日间,我的桌上摊开的常是大部头书籍。碎片化的信息时代让人仿佛也变得轻飘,大部头就像压舱石或者锚,维系着心灵的稳当。“一个人若只能望这尘世一眼,这一眼应当给伊斯坦布尔。”很喜欢《伊斯坦布尔三城记》腰封上的这句话。昔日繁华,今夕何觅。一曲